

民国美文典藏文库

郑振铎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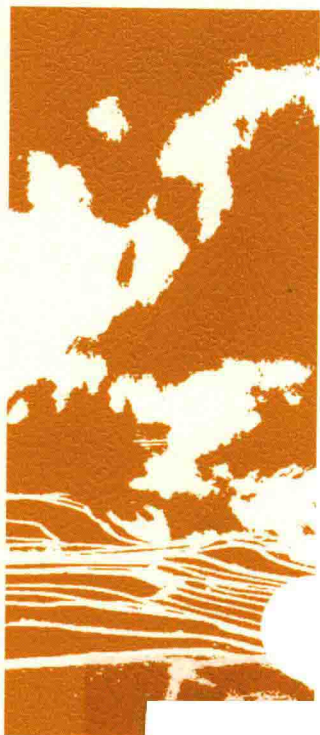
HUAN JING

幻境

郑振铎

著

ZHENG ZHENHUO ZHU



迁缓与麻木
街血洗去后
猫 / 向光明走去
月夜之话 / 宴之趣
蝴蝶的文学 / 离别
回过回去
黄昏的观前街
幻境 / 永在的温情
最后一课 / 烧书记
我的邻居们
为正义与人道而呼吁
悼夏丐尊先生
唯一的听众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美文典藏文库

郑振铎卷

幻境

郑振铎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幻境 / 郑振铎著.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6. 1

(民国美文典藏文库)

ISBN 978 - 7 - 5034 - 7246 - 6

I. ①幻… II. ①郑…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02839 号

责任编辑: 马合省 卢祥秋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13.25 字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迂缓与麻木	1
街血洗去后	4
六月一日	7
猫	10
向光明走去	15
三死	18
月夜之话	22
蝉与纺织娘	28
苦鸦子	32
宴之趣	36
蝴蝶的文学	42
离别	57
海燕	63
回过头去	66
阿拉伯人	74
黄昏的观前街	78

访笈杂记	83
记黄小泉先生	92
北平	96
幻境	108
永在的温情	112
云冈	119
暮影笼罩了一切	138
鹅卵石与鱼	143
最后一课	148
烧书记	153
我的邻居们	158
售书记	161
从“轧”米到“踏”米	165
秋夜吟	171
为正义与人道而呼吁	175
悼夏丐尊先生	179
悼许地山先生	185
忆六逸先生	191
哭佩弦	196
唯一的听众	200

迂缓与麻木

自上海大残杀案发生后，我们益可看出我们中国民族的做事是如何地迂缓迟钝，头脑是如何地麻木不灵。我揣想，如此的空前大残杀案一发生，南京路以及各街各路的商店总应该立刻有极严重的表示。然而竟不然！此事发生时，我不知其情形如何；然而当发生后二小时，我到了南京路，却还不见有一丝一毫的大雷雨扫荡后的征象。直到了先施公司之西，行人才渐渐地拥挤，多半伫立而偶语。至于商店呢，一若无事然，仍旧大开着门欢迎顾客。只有当枪弹之冲的七八家商店关上了店门。我不明白，我们民族的举动为什么如此地迂缓迟钝！也许是大家故示镇定，正在商议对付方法罢？！

夜间，我再到外面做第二次的观察。一路上毫无什么可注意的现象。各酒楼上，弦歌之声，依然鼎沸。各商店灯火辉煌，人人在欢笑，在嘲谑。我在自疑，上海不是很大的地方，交通也不算不方便，电话、电车、汽车、马车、人力车，全都有，为什么这样重大的消息传播得如此的迂慢？我不敢相信又不能不相信：“上海难道竟是一个至治之邦，‘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

来’的么？”又到了南京路，各商店仍旧是大开着门欢迎顾客，灯光如白昼的明亮，人众憧憧地进出。依然的，什么大雷雨扫荡的痕迹也没有，什么特异的悲悼的表示也没有！直行至老闸捕房口，才觉得二三丈长的这一段路，灯火是较平常暗淡些，闭了的商店门也未全开。英捕与印捕，乘了高头大马，闯上行人道，用皮鞭驱打行人。被打的人在东西逃避。一个青年，穿着长衫的，被驱而避于一家商店的檐下，英捕还在驱他。他只是微笑地躲避着皮鞭，什么反抗的表示也没有。这给我以至死不忘的印象。我血沸了，我双拳握得紧紧的。他如来驱我呀，……皮鞭如打在我身上呀！……但亏得英捕印捕并不来驱逐我。当时如有什么军器在手，我必先动手打死了这些无人道的野兽再说！

再走过去，景象一如平日，又是什么大雷雨扫荡的痕迹也没有。我又在自疑：为什么我们还没有什么严重的悲悼的表示呢！？难道商界领袖竟没有在商议这事么？难道在商议而尚未确定办法么？“迟钝，迟钝！”我暗暗地自叫着。回转身，到西藏路，望见宁波同乡会门口有黑压压的一大堆人。我吃了一惊：“又发生了什么事？也许商界在这里会议？群众在这里候大消息的宣布？”匆匆地走近，“失望”立刻抓住了我的心，我的热泪立刻聚挤在眼眶中了。原来是一个什么“南大附中平民学校游艺会”正在那里开会！我自己愤骂道：“还开什么游艺会！还不立刻停止么！”

唉，我失望，什么也使我失望！第二天是星期日，我又出去观察一次，还是什么悲悼的表示也没有，“迟钝呀！麻木呀！！”

我又在自叫着。下午是某人为他的父母在徐园做双寿，有程艳秋的舞台。我不能不去拜寿，一半因为大家都出去了，什么朋友也找不到，正好趁空到徐园去，一半也要借此探听些消息。但我揣想，堂会是一定没有了，客一定不多，也许“双寿”竟至于

改期举行。到了徐园门口，又使我明白我的揣想是完全错了。什么都依旧进行。厅上黑压压地坐着许多骄傲的绅士们、艳装的太太们，都在等候着看戏。招呼了几个熟人，谈起了昨天的大残杀，他们也附和着说道：“不应该，不应该！”然而显然的，他们的脸上、眼中，没有一丝一毫的同情，没有一丝一毫的悲愤（也许我的观察错了，请他们原谅）！大家说完了话，又静静地等候着看戏。我没有听见再有什么人说起一句关于这个大残杀案的话。“麻木、淡漠、冷酷？！为什么？”我任怎样也揣想不出。

约有四十小时是在如此的平安而镇定中度过。到了第三天早晨，商店才不复照例开门。听说还是学生们包围强迫的结果。事后，商会的副会长想登报声明，这次议决罢市是被迫的，亏得被较明白的人劝阻住了。

“唉！迂缓、麻木、冷酷！为什么？”我任怎样也揣想不出。

六·二十六追记

发表于1925年7月5日《文学周报》第180期

街血洗去后

什么事也没有如“五卅”大残杀事件发生得出我意外、使我惊怖的了！

那日的下午五时，我坐车至大庆里，到一家书铺里去看看有什么“线装书”好买。车子刚到浙江路南京路口，便觉得道路上的情形与往日不同。电车是照样地开行着，汽车、人力车也川流似的驶走着，两旁商店照样地开着门欢迎顾客。行人道上拥挤着人群，与往日一切相同。然而总觉得有一种绝不不同的气象在。人人都停立在那里，好像被什么大惊悚吓得痴呆了。由眼睛中显得出有的人是带着大恐怖的情绪，有的人是带着疑问而不意的惊恐。我呢，自然也是疑问而惊恐。

车子走到南京路，看见两旁站着许多气概凜然态度凶横的英捕，与不穿制服而带着枪械的英人，有的横立在路中，好像有什么严重的警备。是火灾，是什么大盗警罢，我这样地想着。市政厅与云南路一带，戒备得尤严。情形更不对了，有好几家店铺是闭上了铁门，驻足而观的人更多。

车子停在大庆里口。平素深夜绝不关闭的里门，现在也闭上

一扇。我问车夫“什么事发生了”，他说：“打杀人，打杀人！”我也不能细问，便下车进了里门，到那一家熟悉的书铺里去。我见他们的店伙，都拥在靠近西藏路的里门口看什么东西。我也拥出去一看，什么也没有，只是街上的人极多，多带着惊恐未定或疑问而惊奇的神色，我明白必有什么空前的大事发生。奔进书铺，去问铺主——我的一个朋友。“什么事？什么事？”我问他。他道：“学生闹事，不得了！不得了！巡捕开排枪，打杀了几十个学生。”这如一个惊天动地的大霹雳，使我惊吓得好一会儿不能开口。我如在梦中，想这也许是做梦罢！南京路、开排枪、杀死学生，这几件事怎么会联结在一起的？我绝不相信，绝不相信！我的朋友接说道：“早晨，有许多学生被捕入巡捕房了。下午一时许，他们在先施公司之前，集合大队讲演，白旗满街飘扬着，车马都不能通行。巡捕捉去了好些学生，路人与其余的学生，都跟了被捕学生走，有好几万人，好几万人，拥挤在老闸捕房之前，于是巡捕开枪了！”我于是才知道这居然是真实的大事变，不是梦，绝不是梦，我全身似为愤怒的火所烧灼着。我叫道：“就是学生讲演，也不至于被杀死呀！南京路，南京路，怎样会放起排枪来！”也顾不得我的朋友，只当他是捕头，在严厉地质问着，“我们且出去看看罢。”

于是我们走在街上，由西藏路口，走到永安公司，一切情形如我在车上所见的。有一家店铺，正在打扫破玻璃。“这定是被流弹打碎的。”我想着。街道上依然是灰色的，并不见有什么血迹。——血一大堆的，一大堆的，都是冲洗去了。——要不是群众如此地惊骇而拥挤着，我几乎不能相信一点三十分之前，在这里正演着一出大残杀的活剧！再走下去，行人渐少，看不出什么紧张的空气，只有几个人靠在店柜上惊奇地喁语。

夜里，我又与一位前辈同到南京路去。灯火闪耀地明亮着。语声，笑声，笙歌声，依然的。店门大张着，顾客陆续进去，依然的。要不是老闸捕房门口戒备森严，要不是巡捕骑在马上，手执着鞭，跑上行人道，驱打人，我绝不相信那天下午曾有空前大残杀事件发生。转了一弯，看见宁波同乡会前拥挤着许多人。我们一惊，以为又出了什么大事。怀着戒备心走近一看，原来是南方大学平民学校在那里开游艺会！

（原载 1925 年 7 月 10 日

《小说月报》第 16 卷第 7 号）

六月一日

大雷雨之后，不料又继之以大雷雨。

南京路成了屠兽场。被杀者之血，溅满了好几丈阔，好几丈长的东方最繁华的街道，染得灰色的路变作紫红色。但被几阵的自来水的冲洗，街血也便随了染成红色的水，流到沟中，流到黄浦江中，流到大海中，而不见什么痕迹。街道又回复最繁华的状态。车马与行人，走过屠兽场时，已不见一点的屠杀的标记。整洁的灰色路，仍旧是整洁的灰色。然而，在有“人”的心者的眼中、脑中，红红的被屠杀者的血，是永远洗涤不去的。红色的帘，似永远地挂着。他们悲愤、郁怒，至于极点。于是第二天，便是冷静的镇定的商界，也不能不被这大雷雨所震动（虽然是被强迫的），而决议于六月一日罢市了。

六月一日是异常可纪念的一天。清晨，所有的商店都未将昨夜安放上的店门卸下。一条一条的街道，两旁的店门都关闭得紧紧的，正似旧历新年元旦的清晨。门板上贴了无数的大的、小的、写的、印刷的传单。有的是红色的，有的是蓝色、黑色。街上行人极多。南京路屠兽场一带，群众尤较平日为拥挤。学生们

以更勇敢的精神，在四处散发着传单。无数的市民帮助着他们，或将传单贴于柱或板上，或代为转播，人人都激动着，在兴奋中带着悲愤，似在战场上的复仇武士。电车中空空的，一个乘客也没有。无知的乘客不是没有，却都被群众所阻止，所拖下。群众聚集得更多了。密密的、黑压压的拥挤于两个“太太们的乐园”之前。显然的，这是一个密云未雨的时期。

如此的经过了几个小时。

屠杀者呢？他们竟忘记了我们的群众么？前日的大屠杀，是已满足了他们的渴欲饮血的贪念么？不然，不然！他们正在预备第二次的大宴呢。隔了不久，大雷雨便又开始了。

在以前的屠兽场之前方，他们又开辟了一座大屠杀场。

在这次大屠杀未开始时，先之以自来水的冲击。他们以最粗的水管，向密集的群众冲着。当其冲的，立刻被击倒了几个人。他们是受伤了。浑身是水的人无数。街道上，全是水流，被滑倒的也不少。然群众未即退尽。勇敢的还未肯带着全身湿淋淋的衣服回家。“愤怒”在群众的头顶上飞翔。

立刻，屠杀者又施展其“有驱散群众最好的效果”的手段了。一队全武装者向群众跑步而来。指挥者下了一个暗令，于是那些武装的野兽，便擎枪向群众放去。这完全出于我们的群众的意外！他们满以为“血”是不至于再见，水已是现在最够用的驱散群众的工具呢。万不料，屠杀竟又开始！这是一个绝大的霹雳，震得群众心胆俱碎，莫知所措。在后者见前者奔避不遑，则亦努力向后飞逃。而惨酷无伦的枪声，即于群众惊扰时，陆续地向他们放射。噼噼啪啪的不断地响着。无辜者的血，飞溅在街道上，又将它染成紫红色。伤者倒在地上呻吟，死者静静地躺着，血如川流似的从伤口涌出。群众已四向奔避得无一人留着。同来

的伴侣，谁也不能相顾。伤者不能扶去，更不能一临视死者。屠杀者的伤车，如已预约好似的，即于是时，驶到伤亡遍地的大屠场，从事于收检，死者是一车二车地载去，伤者又是一车二车地载去。于是，又是几阵自来水的冲洗，溅满街道的无辜者之血，又随了染成红色的水，流到沟中，流到黄浦江中，流到大海中，而不见什么痕迹。整洁的灰色路，仍旧是整洁的灰色，又不见一点的屠杀的标记。但这条东方最繁华的街道，却自此荒芜了许久，却自此沉寂如墟墓，许久未回复其繁华的状态。谁也不忍走过，不敢走过。第二次的大雷雨，证实了屠杀者是以屠杀为游戏的！

无辜者的血，在有“人”的心者的眼中、脑中，永远是红红的洗涤不去。红色的帘似永远地挂着。

七·三追记

（原载 1925 年 7 月 12 日《文学周报》第 181 期）

猫

我家养了好几次猫，结局总是失踪或死亡。三妹是最喜欢猫的，她常在课后回家时，逗着猫玩。有一次，从隔壁要了一只新生的猫来。花白的毛，很活泼，常如带着泥土的白雪球似的，在廊前太阳光里滚来滚去。三妹常常地，取了一条红带，或一根绳子，在它面前来回地拖摇着，它便扑过来抢，又扑过去抢。我坐在藤椅上看着他们，可以微笑着消耗过一二小时的光阴，那时太阳光暖暖地照着，心上感着生命的新鲜与快乐。后来这只猫不知怎地忽然消瘦了，也不肯吃东西，光泽的毛也污涩了，终日躺在厅上的椅下，不肯出来。三妹想着种种方法逗它，它都不理会。我们都很替它忧郁。三妹特地买了一个很小很小的铜铃，用红绦带穿了，挂在它颈下，但只显得不相称，它只是毫无生意地、懒惰地、郁闷地躺着。有一天中午，我从编译所回来，三妹很难过地说道：“哥哥，小猫死了！”

我心里也感着一缕的酸辛，可怜这两月来相伴的小侣！当时只得安慰着三妹道：“不要紧，我再向别处要一只来给你。”

隔了几天，二妹从虹口舅舅家里回来，她道，舅舅那里有三

四只小猫，很有趣，正要送给人家。三妹便怂恿着她去拿一只来。礼拜天，母亲回来了，却带了一只浑身黄色的小猫同来。立刻三妹一部分的注意，又被这只黄色小猫吸引去了。这只小猫较第一只更有趣、更活泼。它在园中乱跑，又会爬树，有时蝴蝶安详地飞过时，它也会扑过去捉。它似乎太活泼了，一点也不怕生人，有时由树上跃到墙上，又跑到街上，在那里晒太阳。我们都很为它提心吊胆，一天都要“小猫呢？小猫呢？”查问得好几次。每次总要寻找了一回，方才寻到。三妹常指它笑着骂道：“你这小猫呀，要被乞丐捉去后才不会乱跑呢！”我回家吃中饭，总看见它坐在铁门外边，一见我进门，便飞也似的跑进去了。饭后的娱乐，是看它在爬树。隐身在阳光隐约里的绿叶中，好像在等待着要捉捕什么似的。把它抱了下来，一放手，又极快地爬上去了。过了二三个月，它会捉鼠了。有一次，居然捉到一只很肥大的鼠，自此，夜间便不再听见讨厌的吱吱的声了。

某一日清晨，我起床来，披了衣下楼，没有看见小猫，在小园里找了一遍，也不见。心里便有些亡失的预警。

“三妹，小猫呢？”

她慌忙地跑下楼来，答道：“我刚才也寻了一遍，没有看见。”

家里的人都忙乱地在寻找，但终于不见。

李嫂道：“我一早起来开门，还见它在厅上。烧饭时，才不见了它。”

大家都不高兴，好像亡失了一个亲爱的同伴，连向来不大喜欢它的张婶也说：“可惜，可惜，这样好的一只小猫。”

我心里还有一线希望，以为它偶然跑到远处去，也许会认得归途的。

午饭时，张婶诉说道：“刚才遇到隔壁周家的丫头，她说，早上看见我家的小猫在门外，被一个过路的人捉去了。”

于是这个亡失证实了。三妹很不高兴地咕噜着道：“他们看见了，为什么不出来阻止？他们明晓得它是我家的！”

我也怅然地、愤恨地，在诅骂着那个不知名的夺去我们所爱的东西的人。

自此，我家好久不养猫。

冬天的早晨，门口蜷伏着一只很可怜的小猫。毛色是花白，但并不好看，又很瘦。它伏着不去。我们如不取来留养，至少也要为冬寒与饥饿所杀。张婶把它拾了进来，每天给它饭吃。但大家都不大喜欢它，它不活泼，也不像别的小猫之喜欢顽游，好像是具着天生的忧郁性似的，连三妹那样爱猫的，对于它也不加注意。如此的，过了几个月，它在我家仍是一只若有若无的动物。它渐渐地肥胖了，但仍不活泼。大家在廊前晒太阳闲谈着时，它也常来蜷伏在母亲或三妹的足下。三妹有时也逗着它玩，但没有对于前几只小猫那样感兴趣。有一天，它因夜里冷，钻到火炉底下去，毛被烧脱好几块，更觉得难看了。

春天来了，它成了一只壮猫了，却仍不改它的忧郁性，也不去捉鼠，终日懒惰地伏着，吃得胖胖的。

这时，妻买了一对黄色的芙蓉鸟来，挂在廊前，叫得很好听。妻常常叮嘱着张婶换水、加鸟粮、洗刷笼子。那只花白猫对于这一对黄鸟，似乎也特别注意，常常跳在桌上，对鸟笼凝望着。

妻道：“张婶，留心猫，它会吃鸟呢。”

张婶便跑来把猫捉了去。隔一会儿，它又跳上桌子对鸟笼凝望着了。